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海桑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歐陽燮

海桑集卷八

明 陳謨 撰

墓誌銘

劉深林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楚蘭字芳叟學者稱深林先生系出漢楚孝王囂十四世祖後周淮南制置大使始自金陵徙吉之泰和高祖濟贈承事郎曾祖天定宋理宗朝以尚書擢第累仕至朝散郎寶慶知府祖崇甫宋文林郎岳陽軍節

度推官考繩武宋亡元興隱居講學非程朱不宗學者稱琴軒先生縣仲子如川官承直郎永濟倉監支納推恩贈承直郎吉安路總管府判官妣蕭氏贈恭人先生其長嫡也聰穎沉毅善智謙冲博涉經術惇隆孝友事府君愉色婉容洞洞屬屬然未弱冠服恭人喪哀浮于禮睦姻仁族不以歲歉愆虧府君繼室王氏羅氏事之如一王息女六及笄且歸悉為營資裝常割其室奩中助之至元初天下舉茂材慨曰吾宦譜由漢迄今四十

五世吾不可以布衣老因偕群季入燕用薦授建昌文學考滿勑陞吉水儒學教諭無何以群季隨朝府君年老辭禄歸養益肆力於學尤深於易壘土為園室覆以茅名觀易齋别築樓亭奉親樓曰風月無邊之樓取曠遠無滯本元公意也亭曰四時佳興之亭環植嘉木花草鑿池引泉取純公語也府君適八袠日與鄉之耆壽俊為九老會每佐食視具必整府君歡適焉弟監支納由過用懲虧貲產償不給知吉水馬侯承檄督徵窘迫

甚至先生為儇規畫且捐己貲助之儐僕始壯時當泰定甲子府君之喪觀焉凡沐浴飲唅之儀絞衾歛殯之制衰麻疏數之等内外哭踊之位若葬及祭不豐不約大致準朱子家禮皆先生講行之鄉人考禮者得有所觀傚焉其後攝鄉校施焉帳凡親承議論者悉有所弘益先生没四十年狐城始以狀求誌銘以僕知德深也僕行且七十表先進以儀來今不敢以鄙拙辭先生生宋咸淳二年丙寅終元至順元年辛未享年六十有六

娶通判袁氏曾孫女生女一側室胡氏生子一狐城也

孫男二先生没時城方四歲喪塟皆弟季通董之易代

之際遭過軍發闕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改厝於某之原

銘曰

知進退存亡之幾者易也謹冠昏喪祭之節者禮也

易以幹之禮以維之幹強以茂其支維張以達其施

懿哉先生壯德之機時則雍熈我思遐肥孝友是師

幽光逺而

鍾廷方墓誌銘

洪武二年己酉某月贛平川鍾君廷方卒享年六十有七某年某月還塟於麻田九年丙辰春余荅邑大夫之聘館我于泮林其孤應雷職訓導始以父行乞銘嗚呼可感也夫先是乙巳余避兵刼旅平川一年嘗聞廷方先君子儒而俠藏書萬卷時從借讀之領客升堂恣所觀閱有手澤尚存者有新若未觸者且曰父死時戒云吾無以遺汝汝能保藏書不墜箕裘吾瞑目泉下矣廷

方守家訓讀父書沾沾惟謹嘗奉太醫院檄試邑醫諭又嘗攝邑文學其後常守職前廊頗僻於書遇家藏未備者購之不吝或偶乏貲寢食不安其母至脫簪珥助之乃已琴譜丹經奕數星術亦旁通而篤嗜之先世遺文手輯成帙名一家機軸名公詩詠采而錄之名治世雅音廬陵諸先達顧學皆親炙慕用不倦學者稱東巖先生尤篤於墳墓九世祖進士以宋慶元甲午塟一百四十三年風拔其宰木墓遂毀廷方易棺衾重窆之大

寧路儒學正揭軏表其墓母謝氏有元後至元丙子
葬五上砦貴溪縣丞楊升雲為墓誌文二十二年丁
酉地墳泉發神弗妥安乃改卜儒林郎之栗里進士
劉楚復表其墓又十二年戊申廷方復思吉卜買得
廢壙於屋山下長坑之原改葬焉或嫉坑近不逞者
誣以發闕縣斥其誣而府信之勒縣窮治廷方父子
兄弟不勝其楚皆自誣伏繫獄廷方憤憤成疾會提
刑項公彩行部至邑廉得其實坐訴者誑官妄認他

廢壙從之遠鄉而廷方先死矣嗚呼古之不易墓然
或嚙或崩則遷之治之禮亦宜之廷方孝毋墊再易
而以孝嬰禍死識者盖痛惜焉曾祖紹安文林郎知
汀州上杭縣祖斗元贑儒學正父端孫字炳文娶李
氏先卒子男四應龍應麟應雷應奎女一孫男五女
五有雜文詩藁藏于家銘曰
生能讀父書父曰汝不吾辱死從母於地下母曰
吾不能汝福被誣得直善報速年幾七十壽匪促

子孫蟄蟄似以續嗚呼孝哉銘可讀

王祖母謝孺人墓誌銘

王氏冢重孫華生偕弟巧生麻衣雪涕請曰祖母將葬未有誌銘則不成乎葬敢以通家楊緝狀乞銘先生不賜鄙夷用光于幽余閱狀按孺人姓謝氏贛興國縣北故家世與王氏姻婭生前元大德五年辛丑二月年十八歸王敬翁是為廷震居士冢婦廷震早喪事姑劉氏孝謹姑年衰齒落病久成痼一膳一藥皆手自調餌冢

顏順志朝夕扶護凡十有二年姑亡未亡時族姻婦人皆疑病染勸使居外輒拒曰為婦而棄姑禮瘢吾不避也衆大慚卒無恙甲午夏大疫家人死三四復有勸之者乃曰性不畏病堅不去亦不染其至性慈孝如此先是壬辰盜起攻刼敬翁將避地黃耇莊而徘徊顧忍孺人切齒曰身存子孫存患無家乎遂決去果寇至家毀而屬完甲午敬翁卒戊戌紅巾陷贑圍縣城攜家依劉氏聚居同患者五六家月餘糧盡僅僅能飦粥然必與

同患者分少而食之其保家恤患如此烏乎孺人生二十四年而哭夫六十五哭次子七十三哭長子孀獨二十三年諸孫色養怡愉享年七十六終於大明洪武丙辰二月居常守婦道謹教子若孫勤甘貧無怨處困而亨壽考安榮可謂賢母矣子二德成俊成女二淑柔先卒齊娘孫五華生字明道能詩巧生字本道為縣學生從子游福生王生善生善生俊成出也曾孫二丙辰十月葬瑩下洞銘曰

其晝哭也人曰毋有令子其晝夜哭也人曰毋有賢
孫侃侃其貞粹粹其温音容遠而懿範具存霜風露
薤冬日背諼哀哀慈烏過者忍聞哀削承重負土成
墳瑶洞之原同穴夫君體魄攸寧式昌後昆

鄧大椿墓誌銘

士君子出官不幸而得巖邑宜死處巖邑而下無以芘
其民上無以承乎公宜死雖上無以承乎公而下苟可
以芘其民則雖死如生吾於彭水知縣鄧君大椿見之

始君以終場舉子就徵洪武四年授四川省合州石照縣知縣賜銀帶朝服及至官蒿萊滿目君肇立官署招徠流亡勸農興學職所當為者靡不興舉無何革併郡縣石照遂廢改除知重慶府涪州彭水縣縣介蠻獠萬山間俗習異中土刀耕火種棲巖適穴飢則殺獸糧蕨以為常知有人道而不知有仁義君以禮樂之化陶其善良以刑法之懲鋤其强梗民相率服化先是隣縣黔江有丞姓方者以本縣舊管軍籍申達事未施行而黔

江併於彭水至是旨下君盡得其軍以遣軍有姓陳者又於兵部誣彭水民爲軍甚衆部遣彭主事至急於得軍虎威以逞君力爭民不可以入軍主事徼益厲君度不容展則曰吾有死耳良民不可籍也籍良民宜死不籍民亦死遂自經府以事上聞即曰免彭水軍民感其德配享君於城隍祠且家繪像祭嘗之洪武五年壬子十二月也十一年戊午其姪性善始獲走數千里歸骨于故鄉始君之死同僚移文泰和至再而性善牽掣不

得即往至是所賜銀帶已送還官而性善寔來然君之行李手畢與其同僚祭文士庶哀挽皆完以歸亦可嘉已君生前元延祐四年丁巳五月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六父茂弘祖宗可曾祖光先系出宋神童有興之後母曾氏娶羅氏繼康氏子男一人仲煥孫景元俱先卒令以性善子祖元繼仲煥之後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塟于城西南圳之原銘曰

生以科第發身非碌碌死有祠祭于盈川不為不穀

塋而從先人於地下斯為不辱嗚呼其人如玉

楊母嚴氏墓誌銘

友生楊清將日月合塋其考妣拜曰清先君辱在邵庵虞先生銘文而先母刻辭有待敢狀以請又拜曰先母棄狐五年遭亂且窶不克祔不孝不天無所逃罪惟惠光幽壤庶其不朽按夫人姓嚴氏諱端字幼莊曾大父驤甫宋節幹大父瑞老父繹母吉安府判繩武劉公女夫人其次息也最鍾愛自幼出傅及習女事率優諸女

兄母嘗曰此兒不凡他日必為人賢妻令母年十九歸揚遠是為翰林待制吟窓先生仲子待制起家科第顯宦而最貧生五丈夫子皆賢遠獨明經教授千里外用助旨甘夫人為介婦長能佐冢婦奉養不計有無姑郡君素多疾能質釵釧資藥餌終三年不少怠郡君没繼郡君者事亦如之年三十二遠卒晝哭如禮能治麻絲躬織紉以訓育幼穉底于成人待制嘗稱斯婦早孀貧苦生事最落最甘守衆婦弗如也至正壬辰兵亂四起

夫人間關挈幼逃難採拾備晨昏復能倉卒看客不厭凡居孀二十七年亂離半之貞素有恒常稱未亡能執妻道矣兒冠襲奠裘女嫁守衿鞶能躬母道矣其斯以為不辱生丙午三月終甲辰九月男二長清也次美以待制命後第三子仁好古學有才名後夫人死四年客死袁州女二長適劉禮次適陳巖俱儒士孫男二敏寓孫女一銘曰

婉而堅以永年孀而貧乎以賢閭不待旌不辱清門

穀異穴同吉壤在原有相之道啟爾後昆

元故隱君峻極郭先生墓誌銘

郭氏之先宋仁宗朝有郭源者歐陽公薦其博學有才累徵不起子素孫貢贄皆知名當世傳六世至宋傑領丁酉鄉薦又一世曰獬曰麟皆捧鄉書曰蠡補太學生則隱君高祖也隱君諱宗字宗大學者稱峻極先生曾祖方子祖傳道吉安路泰和州儒學錄父建中建昌教授初授永明縣主簿以疾未任改授道州路江華縣尹

命下於身後隱君天資冲粹文雅謹敕乍見肅然不言
笑既乃亹亹如霏玉屑聽者屬饜為學沉潛有歸宿通
詩經得六義邃深處侍江華公建昌時進士謝南窓先
生詩經巨擘也甚稱譽之每賞詩卷不下五伯江華公
去取高下君從旁賛其是無不允者榜外者或來商質
君歷指其失經吉其失問意莫不媿服而去至正丙申
大比里歐陽銘中選謝且拜曰嘗讀先生詩義於楊自
立許雖私淑猶及門也其學術之正有如此者事江華

公與母劉夫人孝養無至喪塟依朱子家禮無違事叔
父粹中尤盡養沒喪具皆已出女兄適揚公明生子自
立甫六十日女兄死抱自立鞠于家長則訓迪之凡十
七年妻以女而厚其貲其后自立洪武三年以春秋舉
進士官至杭州通守皆君之教也其篤於倫誼有如此
者壬辰亂起悉焚券已責悉嘗外喜積粟待荒糶糴湧
即減直以惠旁近窮冬雨雪必散薪米以周里之貧者
歲以為常邑大夫有願交者禮君以上賓君亦時時陳

善以輔其不逮嘗有姪誣其叔而官信其誣者君力陳大義以直之叔得無罪姪亦感悔又有募卒歛錢為新官贄儀以為舊例者君偶語及之新官謝不知即行禁止卒七十餘家咸德君儒士譚師韓疫死殯城東水暴漲漂其棺將入江立捐金募善水者以綍維棺于樹疫平語其子塈焉其急義如渴有如此者烏乎隱君大致彷彿槩見他多殆不勝書余與君為同學友情誼篤至獨所慨者俱不利場屋以老君常在場中見有不能舉

官題註中者君爲誦說敷陳無遺然君迄不偶將非命耶第君仲子洪武五年進士惜君未之見爾君娶劉氏生宦族有賢行繼謝氏尤淑慎執婦道子三人長譙辟不就官次晉由進士官永豐教諭陞朝爲中書掌記再調寧晉知縣次升女二長適楊自立次適蕭伯徽孫男三興吾興讓興文生元大德五年辛丑終元至正二十五年甲辰塟于秋鄉四十八都龍門楓山之原塟後十七年譙等以教諭廖譙行狀請銘隱君於予五年以長

兄也誼不敢辭銘曰

老於窮經曾不得夫一命也勇於見義寔存心於愛

物也行隆誼篤直求之於古也江華浚其源寧晉揚

其波入世莫之京也遠矣哉君子之澤也

羅大可合塟墓誌銘

羅恕記憶其世系世德約畧請曰恕生不辰遭亂轉徙

犯瘴毒竄龍南幸不死不死而家譜亡逸墳墓不治先

美弗彰猶死耳惟我考妣實忝姻婭宜在紀述僕奚容

辭按泰和羅氏五季孫金陵逮徙宋徽宗大觀間貲産
甲戴分財以癸田為先契劵立戶致政具可考數世至
吉成府君諱克昭生三子伯英伯壽伯霖皆讀書知名
倫魁張槐應與友善伯壽工八韻賦有聲場屋嘗刲股
起親疾於垂死事聞于朝授其縣主簿官易其所居坊
曰旌孝士大夫榮之伯霖諱國雨娶康氏有淑德生子
二見可大可吉成死伯霖走名地師司馬頭陀得吉宅
于千秋鄉牛耘田師云法當退十年大進且生賢嗣果

八年生見可又云後十年再見果生大可諱德生未五歲而孤母刻苦守志訓育成人娶劉氏能執婦道柔慈貞潔相大可奉母備極孝養母七十七而終喪葬靡悔憾夫婦辛勤營家貲復累千金居城東善居積篤倫誼厚親姻施貧窶遇丹青名蹟不吝以蓄之延納應接賞弄忘疲絲管之聲恒溢闌外豪俠狎經倒屣傾蓋挽不聽去為別墅占龍洲勝處嘉葩異卉春數秋啟時節嬉遊前賓從後伶歌扶攜雜遝日一金費不屑也可謂太

平幸民善樂生者矣生丙戌某月終某年月壽七十四
妻劉氏生某年月終某年月年六十二合塟龍洲之原
手卜之藏子三長惠次忠次恕女二恕字寬則粹表温
克處戚不浮居窮益堅其眷眷刻辭用意久遠克念爾
祖足稱令子銘曰
大觀之間勃以興旌孝表樹聲繼騰青烏白烏神依
憑二惠競爽季遠承賢哉伉儷福是膺刀閒已矣奚
足稱唯勤唯施昌雲仍令子紹述善日升刻此貞石

來者儆

袁寧窓墓誌銘

大明洪武二十年丁卯正月二十五日居士袁公寧窓卒是月某日將瘞其狐子務敏以其壻劉允文來請銘予辱交深厚不敢辭按公諱澄字以寧生前元大德七年癸卯正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父得雲祖川量曾祖山則高祖士表登嘉定戊辰第初任夷陵尉五任至建寧府通判公賦性純厚敦尚禮法衣不貴華食不事

希篤於姻族義於朋友處家毅以和未嘗聞叱咤之聲教子孫勤以儉胥為良善之歸平居暇日園涉成趣蒔花藝果移接必時溉養愛護不煩不畧得槖駝之術性不嗜酒高堂廣席必為尊賓但濡脣而已然至其調笑以游賭棊握槊尤善取勝不可第二其風致可想也允為太平之幸民矣娶劉氏生子三人長務本未娶而卒幼務學嘗試吏亦先卒存而備養者惟仲子務敏而已務學娶胡氏無後務敏以次子睿後之公生女五人允

文其次壻也孫四人恕春譙勤孫女四曾孫男七慶倫魯愚彬偉俊曾孫女五卜兆嶺岡之北坎山午丁向銘之曰

袁氏之先顯于大唐宋三百年科第相望蔚為名宗冠于西昌有元盛時隱德韜光享有福慶寔為寧窓一子送終諸孫成行體魄之安惟嶺之岡以相後人其藏允臧

元故隱士怡如曾先生墓誌銘

隱士諱訦字怡如考素先生世居吉之泰和城西爲儒宗生子三長申如次恂如皆爲士次即君幼從鄉先生嚴偉齋授尚書壯游場屋不偶於有司科廢乃薄游漢沔間爲人尚節氣有膽量論議無所顧忌嘗傾其座人性嗜豪飲不善治生或勸之輙曰業一經足矣達觀物變脫略形骸尤樂施予嘗恨力弗逮偶蚤出城南橋拾一橐揣之楮幣也藏而徼步江滸果有倉皇來者跡之至橋上悵然不言色慘慼甚君問故其人泣告乃覈所

遺數幾及私印而後衆啟囊驗之良是悉還之其人三一以謝一不受其為人立心大率類此壬辰淮蔡盜起癸巳大饑雖崎嶇而不失其正甲午夏得疾忽名家人無少長咸萃取酒饌屬别或戲曰公既别死在幾時曰將不及芒種節家人恐索治命第曰吾有子更何言飲以藥叱怒唾駡至日又問已時及否衆紿以明日不信力疾杖策至歴所踞而觀之衆曰公真狂邪曰不狂視官歴得不敬乎還寢揺首而逝生大德戊戌九月二

十五日歿至正甲午五月享年五十有七娶程氏己亥三月七日生辛丑十一月某日歿距君死八年享年六十有二子二長曰學程次曰學曾女二長適士人次笄而歿余丙午始旅韶州復與程會程旅韶已四年由孝廉茂材僉部使者察舉將由韶入京乃泣血請曰程不孝不天父死時方負米興國二百里外及得報歸稿葬已七日罪一也母死時流寓章貢道梗不得歸不克知罪二也今將合葬於馬壋崗先塋之原然後如京幸哀

而誌之銘之庶異時為曾氏裔者得有所考而程之罪亦可自白余與程戚姻家於其祖子孫三世契也其何能辭銘曰

人之所難非義勿取孰拾道遺必訪其主人所尤難視死如歸孰能觀化先處其時其惠也曾不廣其智也曾不施種而弗食孝廉是基焉壒之岡玄宅孔宜人曰幸哉有令子噫

徐主簿旅殯誌

丙午九月既望韶曲江主簿徐君清源卒于官翌日旅殯于水西之原廬陵陳謨誌之曰君浙江嚴州人以家學春秋為時明經師既取科第會世變隱居教授從者日益衆金陵建都以文學應辟授曲江簿即日就道訖六月到官令尹謝君彦剛自慶得賢貳太守朝陽錢公待以客禮過郡治為下榻焉君為人氣直而言毅朋友言笑少不可意面折不能容又自金陵㑹影冒犯炎毒水陸數千里入瘴鄉不習其土宜視事之初卒書空咄

咄大非畝畒所存未幾得疾三醫狎至衆藥𥜥進君亦自可否然後御猶日對客力疾不倦然食日益寡體日益浮調護百至無如之何韶府參軍王公聑睞尤篤是日需大藥通市無有參軍急送似已不能言猶强曰惟爾夫知我太守臨卧内淚雨落不自勝問所欲言不能應但摇首拭淚而已是夜三更卒殯之日太守以少牢躬奠城外令尹以下悉為位弔哭嗟乎士嘗以得一命為榮幸若清源者其榮辱得失何如哉得年五十有四

別字艾軒數四介余為之記余有諾責媿負矣乃誌其旅殯而銘之曰

嗚呼艾也畜之奚翅於三年而越人之不期嗚呼艾也服之芳烈於椒蘭而靈均之不知獨移根於韶石望重華其逺而為龍為光彼莱彼菴嗚呼艾也而止於斯而止於斯天實為之

墓表

謝烈婦墓表

金華吳顔侍其父德基之官南康遂游于韶州亟亟會于朝陽錢史君家泣誦其母秉節投崖死時事繇戊戌至今九載凜然如生史君悚異之既又出宋濂陳樵所為墓銘若傳請曰傳以藏於家銘既納諸壙而墓門未有表也敢泣血以請史君嘖曰表之實甚宜迺表之曰母謝氏名㪍奴既歸吳食貧能力婦功奉尊章節𥪡嘗不懲以恪相夫教子悉有恒凖戊戌三月建業出師取睦州能先事熟慮謂取睦必窺婺與其夫決去就誓必

歸毋家塟池魚腹中决不受汚十月見潰軍血衣東犇不絶夫又逺外即携季女從一婢負幼雛以逃及入金華山婢與雛俱失獨手牽女且行且泣曰死而死耳身不可失也會游兵四廹度必不免捫蘿而上臨壑谷深不測擠女先墮而身隨之十月七日也浹旬顏踪跡得尸面相向色不變生某年某月年三十有九男五人曰顏曰稱亡其三女二人亡其一一適張道三尸同椑祔於向嶺先塋之原則是年某月某日也嗟乎㣲也安能

與夫處其死危能同其女踐其言社稷封疆之臣反媿之可謂烈也已銘曰是為金華謝烈婦之墳毋觸爾塋毋樵爾薪爾閭必旌世萬子孫

哀辭

張氏四烈婦哀辭

韶陽教授張克讓出其叔父家問示予具道二十年中險阻艱難死生契濶之故而可嘉可傳者則乙未金陵城陷一家妯娌四人各赴水死曰俞氏葛氏劉氏向氏

葛則克讓妻也今十有二年迺來者無闕求為書之嗚呼城陷家破玉石俱焚者可勝道哉若四婦人可以為烈矣嘗讀遼金史當其國亡時婦兒能引決者居多豈具秉彛乃爾偏厚耶歐陽公作五代史載一婦人携其兒暮投村店不能容苦求寄店主怒牽其臂而出之婦泣止道傍曰我為婦人而此臂為人牽耶即引刀斷之遂名千古公蓋為馮瀛王發也先正有言慷慨殺身者易言丈夫死易而義難耳若乃丈夫猶以為難婦人顧

有以為易者不亦可嘉乎予既書四烈婦使傳又從而哀之曰皇天平分四時兮群芳以敷妍風佳時兮出其閨閤式金式玉兮如舜如荼誰實為此罪罟兮赤狐黑烏太行嵯峨不可蹤而躋兮又孰決漭而馮虛從饒娥闕妃兮何必懷此舊居世短年長兮將焉識夫毀璧而棄瑜矢余詞以重此兮詔來今其忘諸

蕭晉兄弟哀辭

晉及其弟履自上世皆居西昌州城之東匡山之下科

第簪纓歷唐宋相望不乏元興晉大父始徙居城兄弟幼爽慧稍長即治家覈以勇及壯有大志視鄉里齪齪無可語至正十一年所在兵起晉履謀曰自為一國以待四方之清徐擇所歸豪傑見也遂受監州達侯命入匡山起鄉兵得自制州之地三一焉起援傍邑若大府若外郡無出不捷晉淵略任俠尤鄙小廉曲謹遇不可意愛一茗一勺至急義即傾家為之諸有警第承州府命朝至夕行軍賞餉需並出已無所軒輊是時有仕而

不得上者俟以西鄉委之費一毫以上皆取於州以故州之常賦羨財盡歸西鄉而晉僅得擅有東鄉兄弟常以私帑足軍用州之屢危而卒賴以完者晉履力也嗚呼孰知俟死而晉竟以是顛覆其家耶髙昌全普庵薩里奉旨征袁次泰和用怨家言將奪晉産而殺之晉先幾遁去逮捕履及晉二子殺而有其財賣其孥嗚呼晉又安知後禍之酷迺爾耶自晉之遁姦貪者蹤跡萬方莫獲冣後以為瘦死信州則晉既死久矣雖其孥若家

人若親懿亦皆死晉必矣獨時時南北行道之言猶不忍死晉或曰晉在某所會或曰晉官某郡噫鬼耶夢耶予重哀晉尤不忍死之行道之言無恩讐也其信然耶昔者東鄉保晉而安民不見吏今山寨誅求十倍於前民思晉德不忘何啻螟蝗蔽野而念雩蔡雚不茂而懷虎也然則晉宜不死昔者歲大侵吉郡飢晉以府公命泛舟之役往饟不絕蓋至今有泣下者曰比𢓜飢死孰有能粒我斗升如匡山者乎然則晉宜不死高昌奪晉

産纔二歲令漢王靖亂南服晉妻携二孱孤哭訴寃于庭王義而惻之立還其産復其戶厚衣以布雖陷虎口旋遇父母豈非天哉然則晉又宜不死晉於防禦封疆外有宜不死者三嗚呼孰為不慭而死之耶死而死耳其不死者果隨以泯耶予雅知晉其不幸而遇禍也夫人能哀之其尤不幸而不遇於今也則獨予哀之耳若履者大致皆同獨死生異身後異蓋不忍言不忍言者是為哀辭辭曰

孰為亂階而使汝匡山摧孰為旅墳而使汝竟不歸待時之清兮時不及而孔悲人皆謂已死兮予將然疑獨復不死兮誰生之汝有嗣兮不死在斯得之於楚兮不猶勝失之於齊耿中閨以寂寂兮緲相待其猶婺嗚呼自有古義士兮胡為欝欝不得施時無馬伏波兮飲恨當告誰寃䰟而訽殺兮尚其茹此辭

黄巖知縣袁君哀辭

余讀孫章丁子木所製袁禮亨墓誌何其悲也禮亨士

人也洪武十五年詔徵賢人君子共論治道以安民生天下雲會應響凡被試用者七十餘人率授各道提刑按察司僉事禮亨得試杭州府錢塘仁和二縣分司任是職者率新進驟升多不稱選未幾例革去而禮亨政績獨優得改除黃巖知縣在任能首正版籍分為九等而賦役不至困窮民能掩捕海島私販盜刦之尤者二十五人而海邦以寧有承差李甲持布政司檄督運秋糧揚揚坐堂上摧拆良善勒取財物君收治下獄然後

申稟而一縣股慄君起家任僉事一年任縣尹一年洪武十七年正月五日朝京死矣在官之日常淺志蹙蹙不獲伸然設施已可書如此抑不知七十賢人如君者幾過於君者幾而君已九泉不可作矣君死京城公生街南旅舍從吏告諸給事中遂以聞上怒其必有故命御史鞫之得君長子務高首實病死乃免嗚呼不惟眷顧於身前將有大用尤能憐恤於身後懼其不白可謂兼盡其寵矣哀之以辭曰

悲哉乎生非不逢辰兮雍熙文明非出小試用兮分司持衡朞年而考績兮庸劣亦其雜紛夫何君子七十而升兮而君也軼乎其群超獨尹乎黄巖兮將漢史之所謂能僅一載而入覲兮胡為遽殞其生給舍以聞兮當宁為驚令子首實兮天威以澄嗚呼悲哉兮是亦顯榮歸骨以卜宅兮嶺岡之原矢予辭以寓哀兮亦將有感於斯文

海桑集卷八

海桑集卷九

明　陳謨　撰

題跋

書唐令公鍾紹京讀書巖圖

邑庠生丘子萬命工寫唐中書令讀書巖成圖其友為作詩且求余志之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平川之所仰而行之者孰如令公之賢乎巖在邑東二十里前有石截焉而中分上有飛泉百尺下垂如練小舟縈

石甚險兩旁壁立不可徑水流石罅間若玉繩焉舍舟
躋石磴百餘級度畧彴僅容足乃至巖中寛可坐數十
人面一峯竒峭如筍竒松異果交其上一石如覆舫倚
其傍巖水由靈湖來有巨鯉帶銅環相傳令公所養或
禱致雲雨焉嗟乎巖之景趣今古不變遊者觀者孰無
高山景行之懷夫令公大賢也名臣也功在社稷名勒
鼎彝唐之所以爵賞恩數極矣公之所以敷遺後人遠
矣雖在肅宗時不為薛稷所知在玄宗時不為姚崇所

喜或由工部尚書刺史彭州或由太子詹事刺史果州瑕瑜不相掩葢足為白玉之羡而嵩高之難處賢者之責備亦不容辭矣嗟乎今人其難哉覩是圖者思其所學思其所立而思其所蔽斯可也矣因子萬初度日出此故志此使藏之

跋廖自強名二孫說

君子之名其子也必有記焉以寓其無窮之意若稽於古自左氏傳子同之命無以加矣尚論其極至雖一言

隱約而終身係之則未有如老泉之名二子者逆知長公天下不可無此人而懼其不外飾逆知少公得禍必輕而能免皆驗於數十年之後嗚呼知子莫若父殆不可改也廖先生名其二孫其一曰龍而字潛仲其二曰鸞而字停仲誠知夫龍之必潛鸞之必停也先生命其孫如此其所望者深矣然龍之潛豈終潛哉淵泉而天飛鸞之停豈一於停有不覽德輝而下之哉繼今以往潛者升而停者奮則先生命名之初意與老泉殆不相

倍也余老矣心乎愛矣跋余望之

書子昂墨蹟

憲史楊敬宗示余子昂延祐五年所書坡公煙江疊嶂圖詩逮今洪武己未六十一年絹素雖舊墨蹟如新風流醖藉沉着頓挫甚可寶愛抑公所題乃王晉卿畫而王定國所藏也今不復可見但詠坡公之詩則有聲之畫皆在目前翫松雪之書則銀鈎鐵畫復與詩而爭光雖晉卿圖畫何以加此嗟嘆之餘敬題其末

跋昂霄妻唐伯貞哀辭後

項君昂霄況予寂寞之濱令其子拜且曰斯子也當龍泉亂時其母抱以投江為左右奪去今長矣傷其母之貞且烈也將無知者焉余因得詳問而悉之既而又遍以告諸士友辭音凄婉凡能為古文者皆為文若詞以寫其悲以傳諸方來而有為棄人之論者則曰亂離來四五年若此衆矣寧獨昂霄妻伯貞氏母女為貞烈獨可表哉余曰不然死等耳然死而可名烈者焉蓋不

多見夫死兵戈死盜賊死水火或盡室死或全艦死或暮夜倉卒死或穴窟摧陷死或飢凍流離顛踣死死等耳最悲憐尤獨婦人免被汙辱以求生而卒死者呼天觸地而不得其死者失其身而追悔以死者死亦等耳若此甚衆彼其初心豈嘗一願死哉雖死什什百百可得名烈乎今伯貞氏不然禍變起縣城而已盡室在舟迺逆計將及與其母分自引決且併欲勿辱其弱子至亂少紓項氏有盡室以舟免者而伯貞與母已矣獨其

予以奪僅存嗚呼伯貞其死傷烈耶使其不傷烈雖至今奉白頭母撫綠衣兒無恙或未可知也然一或不幸亦未可知也語有之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伯貞可為從容就義者矣彼什什百百死相望者尚不得為慷慨殺身安敢望伯貞聲景乎今之時其婦以汙辱死其女以兵燼死而其夫若子百喙以號於人曰是不屈死也是先事死也然卒無驗人亦莫之然聞言者弟掩口胡盧耳又有女若婦贖而歸者其欲誣人尤甚嗚

呼人亦焉可誣哉顧獨深詬伯貞氏是倡家而譏周人大昏之禮也伯貞姓唐氏父仲文爲廬陵丞廉公有威遺愛至今伯貞偃蹇不輕許嫁有年得門地才望如昂霄迺許其婦德母儀睦婣範族具如陳公甫氏楊公平氏哀辭所述余獨爲棄人之論而辨其獨不然者書而繫諸哀辭後以歸項氏藏之

書鍾實可墓誌後

儒與醫同軌而異户醫特儒之一技耳恥一物不通者

儒也達人身天地五行者醫也然而各造其極厥難其人焉長沙太守張機抉内外經秘要為論欲人易曉今儒流讀且不能句矧醫流哉故儒不精則醫不神余讀翰林王公相為處士鍾君實可志銘又讀潯陽張羽撰實可哀詞摸寫其人如生不獨能儒而醫又能奮儒者之勇以除鄉隣暴客行儒者之仁以拯鄉隣飢溺此其用心皆儒也其庶矣乎王公之志稱其潛心於醫益造乎微遇疾不以貧富與成欒不責其償大疾瘦則躬視

而治療之貧者併遺之薪米此龎安常之所以為仁也張君哀辭稱其尚義賤利茹强蹐弱忘生捐軀急人之憂衆圜我瓠樂於齟齬此漢士之所以為俠也凡若此者夫豈尋常庸醫師所及哉吾故曰其用心皆儒也因王君子與以二文見示故書其後如此云

書文丞相燕南感興集杜四絶句後

劉君子高為北平副使得文丞相集杜四絶句以歸筆勢飛動與蛟龍薄日月伏光景者爭雄可為希世之寶

子高已矣其子士鴻出以示余且求為志之嗚呼丞相自祥興元年十一月被執于潮之五坡嶺二年崖山破宋亡張弘範護送丞相赴燕京博囉與語不屈遂因之月餘再見之益不屈乃釋使自便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世祖皇帝百計欲顯用之弟乞死而已最後以閩僧上言土星犯帝坐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欲倡亂嫌疑之間始賜之死丞相臨刑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面拜而死年四十七數日其妻歐陽夫人收其屍面

如生當其三年不下樓從容自得天性澹然其集杜句盈帙神動天放非鍾儀可擬一皆耿耿精忠溢於言外其流落毫芒者固自有神物護持之吾友閘子高在北平鼎建丞相廟此為萬世人心世道計也北平之人口而祝之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必禱是則宋祚既窮元祚亦往而丞相之福乃與天地相終始不其偉歟謹志于集句後士鴻其世永保之

書靜安劉氏族譜後

沙溪靜安劉君與余盖數十年之交自至正之季淮蔡倡亂余嘗以沙溪為桃源託以避者數年無恙無何遊兵四出沙溪不支余又走興國為桃源迺桃源復不在興國於是以聘入韶州焉與靜安疏闊盖久矣曁余旅韶歸復與靜安相見相勞苦外且審靜安歸然如魯靈光之獨存復能保障其鄉鄰屹然如中流砥柱嗚呼賢矣哉暇日以其手編族譜示余曰疇昔避亂出走懼斯譜之不保也爰取塹以累墻而以譜置諸塹內及事定

來歸毁墻碎壍以求之幸而得存然破爛剥蝕則命館人補完而詳勘之又命改書而齊整之於是十五世之源委備録於今而可傳於後志亦悲矣先生忍能不為之述其槩耶余閲譜自一世九承事為君始祖十世司閤為君高祖十二世梅軒為君顯祖十三世榮為君顯考皆隱德弗耀而有光於承事者也嗚呼劉氏之顯近而論之則更生天禄藜光精忠耿耿當為稱首而歷代聞人表表史傳亦何可勝數為其族子族孫者可不自

勵哉此余所深望於靜安者也抑余與靜安賢姪百川氏有筆墨之好有骨肉之情而百川高蹈物表不與世事接者十餘年殆仙也敬叙茲譜幸以示百川焉

跋賜楊棟以下御札

宋理宗皇帝景定三年壬戌二月特詔禮部尚書楊棟等知貢舉事蓋務陵試士於春官自寶慶二年以始至是凡十有二詔而終得人之盛有足論者雖然由景定壬戌至祥興己卯為至元十六年而宋祚終訖至正戊

申凡八十九年而元祚亦終入本朝洪武十三年前後通百二十年矣尚書諸孫子初藏景定御筆如新足稱傳世之寶併與尚書謝表及帝錫燕進士詩及狀元方山京陳宜中張槻應謝表具存副墨當時文物盛致槩可想見彷彿黴子初不及此嗚呼帝自即位黜王安石而尊崇濂洛表章朱呂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甚盛心也故此詔不許勦句斷章以命題牽合破碎以害理與夫言理不切乎事論事不根於

理皆必無之大哉王言誠足以正人心變士習示萬世之法程也抑是科得人陳宜中最顯不十餘年遂登樞密及德祐元年遂與留夢炎俱相並兼樞使都督諸路軍馬兼資文武榮莫加焉第與文天祥不合數沮忌之耳是時當至元十三年國事已去始則附賈終則擠之二年元兵去都城三十里則棄位夜遁又奉景炎帝入海則如占城起兵不返遂死於暹嗚呼不亦羞科目而負國寵也哉必若忠塞天地光照日月其

惟文丞相乎亦帝丙辰狀元也帝十一詔得文公且為宋三百年科目國體之重謂非帝尊正學而得正人不可也嗚呼盛矣

書養蒙劉先生墓志後

北平副使劉君子高志其從父養蒙先生之墓自幼至老出處風槩備悉其苦節堅志甘澹泊如飴處貧素如裕蓋其天性則然而學問之力足以行之殆逸民而獨行者歟志稱其嘗以易經一試有司弗合過東湖拜徐

孺子祠而歸即掃除科舉習以經學教授鄉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為何如耶昔須溪先生記孺子亭有曰孺子東湖之孔明也實千古名言由今論之殆躬稼南陽之孔明歟方其隱南陽也有桑八百株蠶而衣雞百口無寒有田十五頃耕而食豈止一家無飢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蓋不稼不可得禾不狩不可得貆孺子非其力不食其心蓋出此也先生築書樓曰勿高大令子孫可葺也人以輿馬相候曰吾安於徒步何有貴習也

人有談仕進氣燄者輙掩耳曰無汙我也此其去東湖孔明豈遠乎哉先正曰孺子東湖之孔明余則曰養蒙西昌之孺子惜子高死莫可吾言姑志于墓銘後以歸其令子夔藏之

書劉子卿詩藁

歐鄉代有聞人今年識劉徐子卿年甚富氣甚張學甚劬而尤善工詩間適其館几上太白集也自言於詩人酷慕是家余惟詩各一悟解各從其天分審慕是也即

天分巳近充以問學斯成名家朱子嘗言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聖於詩者也慕之者徒狂嬉踸攫顛倒叅差無天分固不可無學力尤未易郭功甫尚未自然矧李赤輩哉為太白有道涵養以昌其氣高明以廣其識汗漫以致其約脫畧以通其神夫然故其論超然其趣淵然其韻飄然縱不踏其奧亦不辱其門魯人善學柳下惠是矣嘗觀廬山夾秀堂帖刻太白稿數葉其竄改處一字屢易者甚不苟至天若不愛酒一

章則全改定宜其精絕掩出今古非率意肆口所作也
益見朱子之言信哉讀子卿擬古樂府數篇風氣日上
咄咄逼人蓋太白高古逼漢魏而子卿擬之好之異時
奏黄鍾而破瓦釜斥翡翠而掣鯨魚非子卿而何吾故
書所聞以致願望子卿幸自愛也

書王伯允詩槀

伯允茂才以其録槁介余評之余吟多率且日就退茂
才殆將起予者乎輙以鄙見間評一二而復之曰學詩

必自擬古始雖李杜亦然擬之而不近末也擬之而甚近亦末也初若甚近則幾矣其終也甚不近而實無不近則神矣茂才負銳氣不可第二出一語不肯尋常錄稿中選體唐律思致清聲調熟三婦詞蠶婦吟雨漁歌等效張籍王建得其風骨極可諷詠樂府自尊酒行至關山月諸篇足稱擬古者乃若諸七言長歌氣猛語激憤嫉多而雍容少畧收斂涵蓄則尤為佳也茂才由此其軌廣學以大之精識以超之何患乎不成也哉起余

既多因書以志卷末

書謝子良詩軸後

右諸賢題詩一軸為淘金驛令謝君子良賦也子良鍾清江碧嶂之英覽青原白下之勝所交行人過使非名卿鉅公則智勇禦侮之才能識時練事之俊傑也無簿書之繫供億之勞而有從容暇豫之適恒有益於身心而恒不得怨於上下在百司獨驛令最優故子良自況為清隱信哉客至談笑觴咏鷗鷺風月無時不在水木

清華幽思入微又得蔡君謨法書酷意臨摹揮染大字終日忘倦可謂知所重矣驛令云乎哉諸賢賦詠咸美予良質厚而文深近求而遠到僕以為知言不贅賦獨題其後云

跋梁仲文昔遊行卷

仲文以公瑾英發之年將北遊燕趙之都則以國步多艱而阻及王氣在南馮唐易老又不得與江左夷吾並驅徒感今懷昔時時記憶往者名公贈言長吟朗詠以

自慰而已雖然遊以心不以跡以跡者窮年而不周未老而已倦以心者古人覯畫卧遊千里一咫是也豈特覯畫為然地志山經之所載稗官野史之所出山河皆可目睹形勢皆可意會第一舒卷而得之此亦卧遊也雖老而徤行風為輪而蓬為蹄矣即漆園吏天遊何遠仲文尚儀圖之

書蕭執所藏名公詩文卷後

國録蕭執集其在成均時所得文苑諸賢詩文下至數

字手筆亦不敢廢類而成軸既藏以自矜耀亦時出示朋徒誇詡之可以為好學尚德之士美古之君子或聞名不識面則夢寐之間如或見之或不得及門受業則私淑於其徒若此甚衆予適幸同時有所尊者焉有所狎者焉有宜友者焉有宜師者焉一展軸槩得其韻度如聆其謦欬視彼私淑與夢寐不尚優哉若其中禄命辯則宋公景濂先生以示劉仲脩者也先生以碩學古道為一代文宗僕每得其文晝夜而讀之又嘗辱先生

温接懷不能釋古人云心拳手追此人而已又云繇然

繫星麗天人所敬者五行而已其先生之謂乎昔嘗謂

信國公文山集見其前後兩為白鶴山人序其論祿命

正如此以為以有窮之數係無窮之命一日之分為時

十二一時之分為刻八生人之品止有九十六舉天下

意之一日之生同時刻者貧富貴賤壽夭賢愚何啻億

萬不齊豈局局於九十六品者乎積日而月而年其數

皆可計也其驗皆可同乎猶恨白鶴山人不得宋公之

辯而讀之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跋蕭壽椿菊隱説後

余既為蕭壽椿書此説又求識其後夫淵明之愛菊無間於幽顯觀其自癸已為州祭酒乙未距庚子為鎮軍參軍乙巳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自免去職始終官迹纔十三年爾顯之日豈多於隱之年哉性極冲澹有大志官居何啻野處悠悠然萬物之表慕榮啟期之能貧田子泰之能俠揚子雲之能酒而尤慕諸葛亮王佐

之才惜無其時耳視州縣勞人直何足道斯誠真隱也已故周子云菊花之隱逸者也又云菊之愛陶後鮮有聞殆謂菊抱幽人之姿惟陶有之似之故深愛之非陶而愛者宜亦衆矣第不知菊視之如陶否乎壽椿讀其宗丈之文宜以真隱為尚可也

跋毳馬圖後

畫馬貴得其神駿氣骨固為上毛色即次之葢神駿之表也古今畫史著色者多散毛者少殆可畧畧之然韓

駼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喪氣肉不可忽而忽其毛可
乎魯人頌僖公牧事有成別其群凡十有六品而古人
吉事尚文率毛馬而頒之毛色之可貴尚矣吾又意畫
者之於毛或詳或畧各極天趣亦由工書者為正為行
短長肥瘠神妙自然政未易優劣之爾吳興趙公畫太
宗拳毛騧毫忽入微殆有古法今王傳王起宗倣吳興
筆為憲副劉君子高作毿馬圖神駿氣骨復溢出於毛
色之外信佳製也因志于其後余又聞腹間旋毛為一

日千里之徼而此畫槩見之惜余不善相然亦可見毛之不容忽畧如此㦲

跋嶺南録

古稱信史疑史信固史也疑亦不可不謂之史然有疑而可傳者有疑而不必傳者則係乎其人焉余觀劉君子高嶺南録殆信者必可信疑者必可疑可傳者固多出前志之外而不必傳者有以破千古之謬與訛以俟來哲豈有涯哉如潮之盈虛消息一之於月月之所臨

則水往從之而東海之候異於南海欽廉之潮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出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且不係月之盛衰此可傳之疑也辨銅皷斷不出於馬伏波辨陳雷公之事以正丁謂之非辨蔣炳文之豕誤而知以雷名州乃取於雷川辨龍母祠謂本祠秦媪而斥其五龍天妃之為妖此不必傳且足以破千古之謬與訛者也他多有之姑舉其大者一二以見志嗚呼安得言史皆如是哉昔太史公尚不免寡識輕

信之譏使盡如子高豈有好奇之過哉嗟咏再三聊題其末

題七賢圖後

右晉七賢圖吴興錢舜舉倣唐閻立本所製者也始以劉伶阮咸次嵇康向秀次阮籍終王戎山濤劉伶最曠達不拘史傳弟著其酒德頌可見咸妙解音律尤善琵琶嘗以大盆盛酒相向酌取有羣豕來共飲之咸接去其上仍共豪飲嵇康好服食之事以為神仙禀之自然

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允為名言所與神交者陳留阮籍河内山濤等世所稱竹林七賢者見諸康傳中阮籍著大人傳以三公九牧皆為褌中之蝨本有濟世大志屬天下多故名士少全由是不與世事酣飲以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其人可知向秀清悟有遠識莊周著内外篇秀為之發明奇趣其後郭象因得述而廣之若夫王戎慕蘧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雖位總台

司而委事僚寀閒乘小馬出遊見者不知其為三公也山濤為吏部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得其當時稱山公啟事吳平之後與盧欽論兵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烏乎是七賢者其高致雖大小各殊然皆皜皜乎不可尚已及宋顏延之出為永嘉太守意甚憤惌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之勝而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蓋有激而然非定論也古之君子固有身處廟堂心存巖壑豈可一槩而論今觀此圖

諸賢高致宛然如生舜舉所云流俗無輕議者當矣反覆觀之阮咸出塞之音嵇康廣陵之散安得復起斯人於九原一聞其慷慨激烈之餘韻乎安政蕭君其珍襲之

書趙文學所藏馬圖後

右蒙古唐生所作青驄馬文學趙君藏之遇能賦者輒求題詠愈益不厭最後以示余評余觀唐生筆殆規模於吳興趙公而吳興則由李龍眠以達於曹將軍風致

故自超宜文學珍愛之馬有出羣姿圉人唐衣冠亦清楚賦者以其仰嘶疑爲困覊束局局者殊不然觀其逸氣凌厲豈轅下駒可擬君子必束身規檢良驥必服轡焉而后有用何足為病哉文學循循然常恐不及謙謙乎古道是遵固將比德於驥幸甚勉旃而毋徒以脫畧繩策為駿且神也雖然余因是圖私有感焉余家藏厲歸真牛一軸吳元瑜馬一卷二公皆五代人宣和畫譜具載其事歸真黃冠善劇飲口大容拳人或求畫不應

輙以拳塞其口獨時時作以與酒家耳馬圖則徽廟題其上曰吳元瑜駉牧圖殆百十馬不止小不踰寸大可二三指馬之態大畧具是甚可珍也亂後不省落誰手然往來余心時一耿耿以為宋内府所藏由靖康入金又自金入元不知何自流落而歸於我而竟化去物亦玩人矣哉文學其慎之慎之而毋若余之嘅可也諸詩各極用意若憤切頓挫則有萬石子與最後題然格調意趣俱到卷中律詩一而已

書劉氏西齋倡和卷

僕生大德間為先朝太平幸民者六十餘年屢不得志於文場自詭小隱每北望燕冀悵然以之時時誦中州鉅公雅作志馳魏闕之下矣今復幸為聖代逸民興康衢叟華封老人嬉戲詠歌以終餘齒不亦多乎適蕭君安正攜至劉氏西齋鉅軸而讀之不覺踴躍三百嗚呼吾陳氏與劉氏為世姻世科而先朝百年間劉氏貢春官者獨予高一人蓋積之厚者發之遲也聖代欽其令

閒特起用之再調為北平憲副居常孝友最隆由七千里伻書候其弟子彥至則風雨連床於西齋者幾百日詩文倡和子高皆手書以畀之殆將示後日以著忠孝之澤也子彥又屬僕志其後嗟乎逍遥堂離合參差之感彷彿具是此天倫之樂也乃若燕山懷古一倡一和如史如畫僕何啻身歷而同賦之每一朗詠俯仰今昔之懷豈有涯哉

題孫景賢菊詩後

余曩在章貢覯民固未筮仕出此卷求題余讀之如見其嚴君焉後十年景賢由華容抵廬陵出此卷相示曰火後僅存者余再復之如見其令子焉俯仰今昔感慨係之然而希顔相去百里而近連年不得邂逅而景賢相望千里而遥十年復一面亦有數耶第不知覯民當復何時而傾寫也

書蕭以恕族譜後

昔范宣子論死而不朽歸諸世禄叔孫豹以世禄不可

為不朽蓋世德之論也余讀縣丞蕭君自省為沙湖蕭以恕序其族譜牒有曰不推本先世是不為子孫無厥祖矣不能以德垂訓是不為祖父罔厥後矣至哉言乎世之詒謀不淑無以遺後至其子若孫或賢且秀而恥於祖其祖者固時有之落其家聲失其故步不知五世之澤莫究一人之初而付其祖於路人者皆是也斯可慨也尚有如以恕能念其祖於十四世者乎尚有歷宋元至今衣冠不絕者乎左丞王公參政董公之叙志具

可考也蕭叔大心至八世相葉猶歷歷然也非世德不朽不至是嗚呼安得起叔孫豹於千載之上而與共論哉乃若崛興暴進冒牒而拜墳固然莫之怪黜其所自出恬然以為得計者又其最不肖者也則吾子與鍾先生論之詳矣因書于二序之後俾歸于以怨藏之

書王僉憲事跡後

古今治天下者恒以有窮之法係無窮之變變生則又為之法於是法如牛毛變如蝟刺雖聰睿之英主明斷

之哲輔不能革也何則君之所責治效者在守令而守令豈能皆公平也不得不糾之以按察而按察復慮其不能皆公平也不得不糾之以御史至於御史孰糾之乎法如是而止爾夫御史按察皆無長官為其屬者下至曹吏皆得以糾其上法非不美也然而上下相朋其能相糾者亦鮮如之何而可也亦曰得人而已矣得其人則良法美意固溢出於法之外矣故一御史之賢而一臺為之肅一按察之賢而一司為之聳而況臺與司

之多賢乎雖然其要在於疏其禁網簡其法令而已昔
唐垂拱二年李嶠論廵察風俗疏以為諸道所奏科目
凡四十有四別準格勑又三十有餘而廵察使率三月
後出都十一月奏事所察文武官每道多至二千餘人
少者一千已下欲令盡其行能褒貶得失則皆不暇誠
非敢惰於職而慢於官也實不及耳欲望量其功程與
其節制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率十州置御史一人
以周年為限可也嗚呼嶠之所言當時行之與否未可

知也而我朝實能行之矣余觀王君子啟自洪武三年五月除監察御史七月除廣西僉事其在司分司行事之蹟皆歷歷細書其自三年至五年皆班班可考其察事明核而非苛其處斷果決而有恕其褒貶得失未嘗不盡其行能其功程節制未嘗少費於簿書於是李嶠論其病於唐者子啟黙皆行其說於今如是而為按察為御史誠能得法外之意哉誠能以法繩變而不窮於變哉子啟由僉事除崇慶知州已而得投閒歸鄉暇日

以其在廣西事蹟示余謹書其後如此嗚呼誠非儒者能政其亦孰能與於此哉

書章貢城陷本末

至正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贛州城陷太守噶海齊為麾下所縛偽兵入城者憤其久不下燔刼為甚又其將校不和各自爭功先後入者屢燔屢刼城遂併空居民殲焉始元朝以江西省員外吳彥誠為吉贛總兵官駐師吉安其裨將明志高林伯顔武端等皆驍勇過人及

僞朝總兵官陳平章既取江西命宣尉熊幸二人徇上流州郡明志高首殺林巴延武端等需僞兵至即以員外全軍迎降兩僞宣尉既入吉安即上志高款誠於平章志高得爵賞爲廣東都元帥仍部署兵甲從幸公以取贛至是城破矜功愈驕幸公殺之嗚呼齊之守贛也政尚猛烈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不可近僞兵之來自恃必可守以固是年八月民間食盡九月軍士食盡城守益力父老懇曰食盡矣如一城生靈何嗚呼齊曰我受

元厚恩以守茲土又申以江西參政寵命國何負於我爾父老完首領保妻子宜也我固自有處然勢益不支則質偽兵一鎮撫上城計事屏帳前軍校法昌等迺與語鎮撫者嗜海齊親且故也法昌等曰守謀降矣降而不與軍校謀吾其死乎不如先之二十九日又語法昌等曰爾率兵民血戰導我出城爾等還以城降我入南中以圖興復衆私計曰審然吾安往耶遂就帳中縛取以降至城外不肯行望見偽兵大罵偽兵揮刀猶罵曰

逆天逆天遂死之幸公聞其死也驚異惋惜不已有全普庵薩里者名晉先噶海齊守贑尤號酷虐贑謝氏其故也懷宿憾首沒入之謝自成丁以上非遠徙則獄死且連逮其親戚沒入者十七八家至正十五年秋由贑守陞江西參政特奉旨取袁州十六年秋始次泰和誣執蕭緬武義士等十八人殺之沒入者又十餘家會有旨左遷九江都元帥憤不赴十七年夏始次吉安先勒大賈徐李各獻銀萬兩徐父子相斷杖限死征愈急次

及編戶時江西平章和尼齋鎮瑞州便宜行事以所降
九江都元帥宣命符印遣使者即吉安授晉晉戒邏舟
拒諸境外使者畏威而走及再至三至終不受十八年
五月偽兵至晉倉卒棄其師單舸裝其婦女寶貨還走
贛噶海齊拒不納逮偽兵壓城始納之是日先為帳下
瑪哈穆特沙圖魯卜岱等所殺法昌持其首遍徇城中然後
縛噶海齊出焉堅白老人曰吳員外以儒發身受國重
命慈不足庇其民能不足束其下可以俎豆而不可軍

旅殆是也夫明志高蔑主將殺同列利人貨財妻妾始而賣降終以自禍天道好還其事信哉噶海齋武人也其為贛守任情好殺率意破律民不堪命則相與羣起而攻逐之倉卒窘束乃痛自責以謝其民其民曰汝自到官行虐政凡幾以毒我人必欲食吾土者悉改是乃可則唯唯從命民又曰遠近未孚也必條所改數十事榜之乃可耳則又唯唯從之其頑鈍無恥如是三尺童子羞言之然卒其簡直無所回互又長於弓馬閒力扼

虎射命中亦非今人所及故能箝刼其民堅死以守此又列城之所無也雖復阽危之際徘徊顧畏致遭群下毒手然效死勿去要亦初心它亦不必深計也若全晉者其無君之罪上通于天征討重事也則奉詔再朞而不發出師毒衆也則所至歌舞以為娛左遷示罰也則肆為拒命而愈縱恣没入大家而不以聞殺戮良民而滋以蔓使元之君權不喪賞罰畧行市朝之肆豈足多哉有如僞兵至吉奮舉其衆一戰而死猶足盡葢前愆

必不能然引決自盡不尚有辭乎不勇於征袁而勇於走贛不死於勤王而死於依人覰其崎嶇道間羈旅栖屑殘盃冷炙何其悲耶古稱社稷之臣誠死社稷封疆之臣誠死封疆全吳之不能死社稷則同而全之違詔罔上吳之所不為也封疆之死嵑海齊固不得為無識然謚以一惠聖人不棄君子於此取節焉斯可矣

題鄧性初卷

余弱冠初當太定甲子讀書澄江之南洲始識鄧君用

時有交臂寫心之驩其後嘗抵楊觀山先生許其列于青衿者則君用子性初也君用與先生皆已矣子亦崎嶔歷落且七袠而故友嚴文炳令子子初袖卷軸介予序其端讀卷中詩則皆美性初而賦者嗚呼其使予感也昔予交君用時性初尚弱及觀山講次性初方學也中更喪亂避地五雲雖樂於客土而重違其親乃還其闔閭嗚呼性初親老矣宜何如其左右就養也醫踰於三世既取驗於其鄉經傳夫四詩宜益充其所學切切

乎取友之必端愬愬乎與人之必周密密乎遇事之必謹有魚魚雅雅無戚戚咨咨即其親桑榆之景媚於艷陽之暉菽水之味樂於膚鼎之腴矣予題卷已復取董召南桐栢行再四頌之予初曰幸甚

書唐馬圖

此太宗拳毛騧也歷唐至今雖復萬金涓人可得市乎獨展此圖即天骨開張龍池霹靂皆在目前於是天馬復生矣畫史識馬意大似踴躍端門得所依歸者嗚呼

豈不騎戰一敵萬漠漠以開風沙乎龍媒異産何代無之

書莆天與族譜後

自宗法既廢而族譜盛行固人心世道之一助也古者宗法之明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者小宗也小宗雖不一然皆管攝於大宗冠娶必告死亡必赴祭祀不敢尸故自源徂流條理分明而脉絡有序也然此法不舉久矣於是士

大夫之家莫不有譜焉譜上至始祖則宗法立大宗之意也下至高祖則宗法立小宗之意也合大小宗而存其槩於彷彿合千百年之統緒而歸於數葉之楮慘淡之墨嗚呼亦士大夫能之流俗人則不屑矣吾故曰亦人心世道之一助者此也吾鄉沙湖蕭氏天與其派出漢相國蕭何流及齊梁江左蔚為名宗至唐蕭瑀八葉宰相蔵莫與京五代時諱昶者為巡察判官避馬氏亂始自湖南徙家泰和之禾溪則沙湖之始祖也其後宋

景定二年諱德升者貢于禮部則沙湖之族祖也載諸譜者班班可攷具如左丞王公黼參政董公德元及諸名賢志跋序文兹不贅述余所顧者湖邊之族之盛代有俊秀而天與二嗣子震子巽皆秀而文綿歴世遠則方來之未艾未有涯也不其盛歟吾故為書譜後以相期於無窮云

題濠梁喬木圖後

右濠梁喬木圖廬陵彭希善為襄陽守禦千戶侯竹軒

陶君作也侯故家濠梁天資毅勇謀畧英明當主上渡江時侯識運數之歸奮翊衛之智佐興王業蔚為藎臣及天下已定侯任股肱心膂之寄出鎮襄陽實能廣德心奠民社使桴鼓不驚鴻鴈安居厥功懋焉然濠梁興王之地也城郭之盛麗邑居之繁庶山河改觀於古今陵廟增輝於日月侯蓋夢寐以之於是希善寫以為圖蓋不獨桑梓之念重墳墓之悲深也或曰侯有大志不尚抵掌而馳於伊吾之北乎而奚止於襄樊侯立大功

不尚鳴鏑而奮於平壤之東乎而何有於濠濮圖喬木者姑以寓侯角巾歸第之意今豈然耶是不知侯之心與上所以待臣之禮也昔者文王之遣將帥固曰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其遣戍役亦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夫出征臨遣之際尚以歸期勉之況侯居平世臨治邦安得不思其鄉哉然侯所以志存乎四方者固不為懷土而有間也謹書其後如此亦自謂庶幾侯之心云

書柳主簿番禺卷後

右番禺贈柳侯詩文一卷柳侯官歸至泰和留止出以示余余讀之歎曰泰和柳侯之桐鄉也其民思柳侯如思父母見柳侯再至如見父母重來則番禺之民眷眷可知其士之形於歌詠也固宜矣侯之宰泰和也愷悌之政寬猛適中温良之度愛惡得正寬而不失於縱故疆禦摺伏猛而不至於苛故鰥寡攸寧愛其人必其真可愛故敬不繆而惠不汎惡其人必其真可惡故法不玩而威可懲小大各得遠邇胥慶以故遺愛至今愈久

而愈新已去而不忘也番禺廣州之壯邑也上有省治之統臨次有風紀之廉察次有大府之驅迫以一縣而聽命三司焉不其難乎柳侯任主簿遇事之不可者輒犯顏昌言於其上不顧身之艱危惟慮事之不當以求其是之歸此泰和之所無而番禺之獨有者是宜寶安趙晦贈言以爲領邑教數年見其能守職勝任者惟士先張公爲邑簿及柳侯二人而止耳嗚呼才之難如此哉卷中七言古詩如趙訥五言選體如李昕尤佳致可

誦自餘諸賢以及諸生亦皆不凡信乎番禺之多才子也嗟乎柳侯昔宰泰和為其易繼簿番禺為其難然皆恢恢乎游刃於餘地焉然則而今而後焉往而不可行吾志哉故書諸卷末以俟

書十八學士登瀛洲圖

右十八學士登瀛洲圖遂江蔡綸為天使朱序班立本作也登瀛洲之榮寵於世久矣事在唐武德末年方玄武之事既往神堯之心既安天策上將之府初建神堯

固惟恐秦王之不為堯舜也既為之開府置屬又為之
開館延學士使相講論其意深切當時徒艷其榮寵而
豈知學士憂世之心哉是圖也亦圖其迹而已耳迹之
可見者或坐石彈琴或倚樹長嘯或角技於楸枰或濡
毫而行墨或頹然自放於石根或翛然獨往於竹下或
如禦寇之泠然御風或如更生之校讐不倦孰不曰學
士之所樂在是學士之神動天放在是亦有識房杜為
稱首其經綸天地裁制萬物者果在是乎果不在是乎

自餘諸賢如二蘇二李孔陸褚薛高下優劣各殊然皆卓卓有立果皆不存於事業乎然則畫之所形亦所以滌其憂世之心耳其誠能副神堯之心誠能為天策之輔使貞觀之治至今無敵者亦千古之盛致哉

題劉崧官誥後

漢史云以官壽卒官者榮以禄壽者考終命不陷刑辟也在漢世不為稀然漢史特稱之若此矧後世乎婣友劉崧子高有令子士鴻以其先君子前後所授官誥及

所贈身後邺典與主上親為祭文録以成軸而介余識其後始予高以人材起洪武三年八月授兵部職方郎中六年九月授北平按察副使官滿給由既而姦臣弄法坐以違制得釋放還家及權姦伏誅奉勅符取到十三年正月除禮部侍郎五月以人神有變特命致仕十四年二月復起取授國子司業四月卒令有司備禮棺殯命奉御唐壽以牲醴致祭焉享年六十有一嗚呼使予高幸而以職方歿以憲副歿可以為卒官未可為卒

壽使子高不幸而歿於放還田里之時可以為卒壽未可為卒官今也一起取於權姦誅鋤之後而有侍郎之除再起取於特致仕之後而有司業之名雖司業席不終煖而褒恤祭奠眷賚彌厚在當時為難得在西昌則一人而已謹題其後以歸士鴻寶藏之

書神石銘義虎贊後

貳尹李君克貞述文丞相神石夏將軍義虎二篇深有補於名教余讀至再四不去手夫虎為山之君肉百獸

以為糧且攫人而吞噬之最不義者也然知有父子則性近乎仁石至頑鈍傲四時而絶生植終萬古而不虧騫波濤不能沕霜雪不能墳無知莫甚焉然苟有所憑則反智於人故虎之能義仁之烈也石之能神物所憑也且石能言於宋起立於漢尚矣則其仆空坑而衞丞相截追兵殆將植我孱王再興趙祚以配祀于天倉皇逼迫之際人不能措其力而石獨能之非神哉夏將軍前忠後逆荃化為茅三尺童子見其心其所養虎欲殺

之宜也昔者衘麑咲將軍於廬墓病中虎之仁之至也今者咆哮欲噬將軍而甘心就烹虎之義之盡也虎之死榮矣將軍雖生不亦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哉微神石則丞相必死而後日之大節無其終微義虎則將軍幸生而當時賣國之心為不白此克貞所述足以增重於倫誼而深有發於余衷故書其後如此

題蘇黄墨蹟

王竹逸蕭極初二英友契闊多年迺復聚首於章貢出

其聯輝集相示又出蘇黄二公墨蹟介余識之嗚呼十二三年輪雲世變可慨何限父子骨肉化為路人而二子獨雲龍上下未嘗少離悲喜偭遇悉見於集中皆清新可愛真白璧一雙也始極初得山谷挽其從父夷仲十絶詩稿藏之恨未得坡公真蹟繼而竹逸得坡公所與王毛仲四律詩遂臻二妙如龍泉太阿會于延平不期於合而天者相之是又聯輝之大者也黄書舊蓋累見之揚公平之志已詳坡書則今始見之余故書其後

云二公筆法皆出黄庭經瘞鶴銘而蘇盡其常黄極其變至於八法則守之一也坡書後有洪覺範跋而虞邵菴復志之矣他復何求

題墨竹序後

愚溪王君得斷縑墨竹一梢而裝潢之且述其所由來深加歎恨葢君嘗學竹於湖州而得其法故見此而興之以揭諸五老山房不啻用幷州快刀剪吴淞江水之半亦自可觀或曰𤢺象溝中之斷也龍吟柯亭之朽也

絲桐爨室之焦也其淪落獨能存其本真及就形製猶為施之時用而此特玩耳王君何留意之深也是殆不然傳曰游於藝說者以為玩物適情書固藝之一畫亦書之流也玩以適情而非玩以喪志何為而不可乎嶧山之刻岐陽之鼓風霜消蝕野燒缺落殆盡而蘭亭出杵臼纔二三十字君子得而寶之以存古晉唐名畫粉墨剥爛好事者千金購之嘗恐落他人手而掇補珍襲以傳子孫良有以也王君為能自適矣若夫竹之韻致

則君之述盡之其為李遵道父子家法無疑

題秋蛩問答卷後

右秋蛩問答一卷凡為律詩二八章廬山王先生希顔為宣城孫景賢氏作也今三閱歲矣余來贛其令子覲民復請槁於先生繕寫以示不忘且介余志其下方余孰復焉重慨夫昔之公侯里第文武衣冠既與世俱變而其可悲可愕者亦皆散為飄風蕩為飛煙識者無復道而孫君方遠宦荆湖間蛩亦荒矣蛩雖荒然詩存覲

詩復何翅對菊即其風流文物宛然如新有歆慕而無悲愕其用意遠甚詩可以觀殆是也夫余觀輞川集有春桂問答槩見彷彿殊不盡言希顔爲菊往復皆八殆無遺餘格調高雅得少陵之風抑不知菊自晉唐來有主賔知己若是者否淵明雖愛菊其子殆不是愛視觀民又何如皆弗可以弗識也嗟賞之餘敬題其末

跋周府君碑後

按此碑後漢靈帝熹平二年所建唐太宗太和九年重

刻也太和乙夘距熹平甲寅凡六百六十二年漢刻蓋不復存今丙午距太和乙夘又五百三十六年唐刻亦磨滅過半其字體完整者極奇古可尚其舛訛者疑太和已失其真况今又加剥蝕乎漢刻本在壠上唐刻在曲江廟不知何時徙置路學已斷為三朝陽錢太守既新府治以韶在漢隷桂陽府君功勲在韶乃徙置府治命工膠漆續其斷匣而樹之以嘉惠無極嗚呼服嶺以南韶獨有漢隷一通誠希世之珍也錢侯官旣滿眷眷

是碑且曰余媿府君勲寔多繼府君而彛烈者必余交

承徐太守也予幸志之

海桑集卷九

海桑集卷十

明 陳謨 撰

祭文

祭先賢文

吴元年二月丁未朔越十一日丁巳曲江縣丞某偕郡士某某謹以制幣牲醴敬祭于濂溪先生周元公惟公接洙泗之淵源垂洛建之統緒萬世正學萬民綱常維兹韶陽寔惟仕國罔極之恩存於從祀仲丁之日祗薦

苾芬敢以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槎溪先生廖公配尚享

祭蕭繩武文

嗚呼自古亂離之世必資卓犖超群之才以保障其鄉鄰蓋郡以之而郡邑以之而邑緩急相須倉卒馳赴以待夫烟塵之清當歲壬辰林嘯谷聚獸駭鳥驚自達官貴人閭右族姓靡不奉頭而鼠竄幾越人之視秦人獨君伯仲辛苦植立堅壁匡山之下屹澄江之砥柱而藩

落乎鷺渚之濵千金每聚而恒散一鈠獨鳴而群麐故

雖四郊多壘然大夫不辱恒倚之以為重輕夫何丙申

之秋大盜由贛而至利君之財蹙君於死使君掃境内

於四三年之久乃不得少待須臾以迎天兵嗚呼自君

既死雖怨者忿者猶能稱枉不獨所與若所親至于行

路嘆嗟無論識與不識又不獨平昔之所感恩嗚呼夫

孰知天道好還天網不疏彼大盜者亦既就戮于南兵

矣今君伯仲英聲凛有餘烈復何異於生存又不獨青

壇盡復閭里以為榮嗚呼君厚施不食其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後君者井實磊砢而英匡山之青嶄絶倚天其元氣未可量也而況於蕭氏由唐以迄今嗚呼李德裕冥報之論其詳尚可得而聞君聰明特達人也外形骸游汗漫其能忘情也耶其不能忘情也耶庶有監夫斯文

為孫景賢祭楊彦中墓文

嗚呼婚姻之故死喪之慼尚忍言耶昔君不幸遭亂兇

余僅能視殯韮余之嗣君之倩復不能嵗時以麥飯灑松楸而徒屯種於濠梁始者葭玉之因依豈謂萍水之荒凉耶余自華容再旅西昌始克携君外孫拜于陰堂嗚呼余視茫茫余髮蒼蒼來奠雞絮幾何星霜獨所幸者君之令女與半子皆無恙也嗚呼其存者長尚鑒此觴

祭四先生文

惟公伊洛正宗建安粹學發遺經之秘奥啟群生之昏

蒙惟此韶學元公過化仲丁明祀報罔極也大牲之禮嘉栗之薦表誠虔也

禡旗文

維吳元年歲在丁未正月戊寅朔越二日己卯同知贛州衛指揮使司事守禦韶州張某謹以大牢清酌致祭于軍牙大纛之神惟國之大事莫重於軍旅而軍之節度莫重於旌旗師行之際四方之星各司其局招摇在上急繕其怒惟爾有神實司厥職方今歲事更始天運

一新永惟粤尉佗之境土未復漢伏波之功勲未建行將率厲兵甲憑藉國威報效萬分惟爾有神式克相之

雜著

松雲山房答問

青蓮居士金粟如來后身也嘗欲巢雲松於廬山金芙蓉佳處又嘗於嵩陽玉女峯寄萬古宅於東溪松間司馬子微稱其可與神游八極之表信哉復初上人有志

兹事結屋松雲中以逍遥肆志焉一日邀海桑外史外史欣然入室分其半榻而𩯁龍雲將皆在二子者得上人為依歸色甚矜奮𩯁龍曰吾長過千尺賢於丈六金身遠甚吾故偃蹇飄蕭自全其天彼蹛林十八公僻居朔漠徒擁腫猥大無所用之若五大夫者又低佪伈俔詘汙秦爵置之不足道也雲將曰吾嘗超鴻濛混希夷則莫我敢凌吾能翼蛟龍升之天蕰霈澤降之地倏與忽吾其御冥與昭吾其握頃刻變幻萬莫端倪外史猶

然而笑曰二子志則高矣然以誇詡於上人之室毋乃癡乎夫上人者卑卑而莫之抗故高矯矯而守之愚故剛小江海於一勺大毫芒於無垠來而未始至去而未嘗往有子之孤堅挺特而無頑鈍有子之虛徐卷舒而無杳茫予而得列其徒者侈矣較輕重形彼我猶有人間世之累焉惡睹夫上人之所存哉於是二子爽然自失傾禮上人曰鄙人懵於至道外史敎辭昭若發矇矣願卒為弟子因請書之俾勿忘

答或人

或問詩至唐而拘四聲始有律之名律者取其可歌也今人律唐之律若塡曲腔然亦皆可歌乎曰曷為而不可也夫情發於聲詩言志也聲成文謂之音歌永言也五聲依夫歌之永十二律和夫聲之依詩歌固有自然之律而聲律緣以起也李太白清平調詞李龜年歌之王之渙二友不相下三人者入旗亭中約曰勿多言第聆妓歌則聞多唱之渙涼州詞者久之又聞連歌之渙

他詩而二人者各一詩而止之渙大笑二人始服又如東坡樂府才大不能束程度歌者猶隱括入調矧詩固古樂府哉矧唐律哉曰或命唐詩為音可乎曰可曰謂中唐無盛唐之音晚唐復無中唐之音然乎曰非然也朱子論風雅頌部分盖曰辭氣不同音節亦異論風雅頌正變盖曰其變也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盖變風風之聲故附正風變雅雅之聲故附正雅時異事異故辭氣亦異然而以聲相附者聲猶後世所云調若腔

也盛唐中唐晚唐律同則音同謂其辭氣不同可謂其音不同不可況盛唐亦有辭氣類晚唐者晚唐復有類盛唐者乎嘗欲取盛唐諸家和平正大高明俊偉者不分古體律絶類為盛唐詩其辭氣頗類晚唐者類為晚唐之祖合為一卷中唐晚唐各為一卷其辭氣頗類盛唐者則類為各卷之首中唐晚唐盛唐所謂係一人之本者詩之正變則詩人之性情而辭氣不同耳使學習之審如是晚唐可入盛唐不如是盛唐則至晚唐靡靡

而後已亦少補也問者退因謾書之

石莊對

盱永年胡子所居溪澗皆盤石巑峭因以石名莊石生夜見夢曰渾沌鑿麻姑立號稱勝絕其下為健湖為雙溪我石氏族居之子幸卜鄰焉子無我漁我不子嫌子實華設我保孱顏以墨為莊樹桃李也以畝為莊豐黍稌也花李樹而私恩榮黍稌豐而家力饒不是之從將必有故我族類至貴孰與萬石君至富孰與金谷園堆

簪笏以為庭㠒賨氍以為室下者金帛視猶塊礫予如彼取彼不尔啻若乃侈軒楹之華充耳目之娛張家吉植筍成林番禺輦珍牛僧孺譜第甲乙刻畫名姓米南宮朝衣肅拜不恤物論無不可求求無弗獲而何辱於予前所云云予一無當請必更諸胡子悚而驚灑而悟長揖石生上坐賓右而復之曰夫取衆棄者物莫爭達人之高蹈也保無用者物不忌全身之善智也生宅是閒厥有歲年霜霰氷雹不爾變濤瀧湍激不爾泐烏獲

賁育不爾遷精衛披以靡愚公望而走而秦皇盱雎莫能鞭也鈍而挫銃頑斯遠姦重厚以鎮過靜貞以定堅若此者生所謂全身之善智也吾誠取焉取衆之棄生亦無損無情之遊其遊乃天無味之旨其旨也淵若夫為米為鹽為牛為張皆玩物喪志也至貴之極鬼瞰其室至富之餘必與禍俱而況崇私恩以植黨與饒家力以愚子孫吾必不爾也吾方傲璃素之樊圃生胡不明哲以要我顧時俗以探我不金石以固我反邊幅以拒我乎

生躍然起謝曰鄙人尖辭始虞子之侵軼我今乃不足以辱子粤若有初知我者稀自今知者非子其誰繼今定交欽予無斁生既退胡子乃請次第書之又命工畵之以與好事者觀之

贊

自愚贊

天下之智者莫如龍天下之愚者亦莫如龍興雲致雨以澤萬物智莫大焉涸潭洞以自晦制螻蟻而若無愚

莫甚焉昔者老子之道以之故曰老子其猶龍乎高士

蕭德周甚好龍而以自愚副其字蓋德不周者常自眩

求其能愚者鮮矣德之周自無適不愚誠愚乎斯知矣

高士有得乎是而寓興於畫龍者亦求老子之似耳昔

葉公好似龍而真龍降焉乃駭而走彼不知老子之道

故也高士於老子深矣吾知真龍將降爾室高士且飲

其珠光而拊其鱗鬛也以為愚可以為不愚亦可賛之

曰

學天道猶夫龍不能如龍智斯愚之不足不能如龍愚斯智之未充必周于德必脩乃躬至於變化飛騰絶溟涬而超鴻濛則予之道吾蓋不知其所窮

某太守畫像賛

中年尊魯渤海懷龔史傳其政未覿其容闕不視此天球金鍾陽和外舒神明内充望而知其被日月之光華儼廟堂之肅雍霜栢讓其清操雲松引其高風斯所以豈弟令聞而福禄來崇也

夾谷同知畫像贊

烈烈神彩堂堂粹容廉以律身而堅守勿易勤以蒞政而允得其中寬裕不遺於細務嚴明一出於至公暫淹留乎貳守實簡在於宸聰軾乎宜刺史之熊馬乎宜御史之驄蔚蔚乎古名臣之風

楊主簿贊

舟崖倚空碧澗流雪天賦之額既峻而潔春日載陽藍田暖烟天稟之性既粹且温其守身也如城其子民也

如毋鍾乎天台之英遊乎群玉之府蓋不獨友天下之善而尚友夫千古

參議佘懿菴畫像贊

温乎春陽之煦物澹乎秋水之澄空也奕乎棟梁之與柱石粲乎禮樂之與文章也勤乎藩屏之寄肅乎朝署之容也鍾乎山川之間氣蔚乎朝陽之鳴鳳也昭乎明體適用之學沛乎致君澤民之施固將輩稷契而友夔龍也

文

興國勸農文

國家疆理南服一新版圖乃頒印章明法律以與民更始爾贑一府十城獨平川最先被化城以安堵縣令於撫綏德恐未至然心乎保障亦孔之厚矣爾父老耳目固習知之今東作方興土膏脉起劭我農而朂之耕寔政務所尤急者我農慎無以大兵之後自怠譬猶水旱不測乃天之所時有也瀦防蓄洩在人而已一稔補三

函昔固有之安知大兵之后天不惠我以豐年哉今歲元日庚申晴越五日甲子晴春日晴元夕又晴越二十日田家最占晴則又晴凡此皆豐兆決可驗尹與父老同致喜也爾農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夫耕婦餉皆悉力可也或游惰逐末尚氣忿角鬬爭以妨務不可也或不孝不友為姦為惡凶而家賊而鄉動干新憲尤不可也昔時山有寨寨有主驅農入兵誅求供給困苦不可言新朝首罷寨兵使爾得盡力於畎畝以奉公

上事父母育妻子德至渥也於是而懋不懋尚誰諉哉嗚呼其明聽之其允迪之

韶州府勸農文

春序既半田務孔殷郡守歸自京都親承戒飭遵劭農彝典嘉與父老民人宣明國憲俾爾灼知謹守庶幾保生聚以力耕桑也國家肇造基業深懲近代覆亡之故皆緣失於寬縱故禁密而罰峻者周禮刑亂國用重典是也當之者靡滅慎之者曲全爾其敬哉郡守子育爾

民于今五年爾民幸生嶺外邊鄙不聳年穀頻登賦外徵需又以遠見優今兹天時已兆泰和盡力南畝歲必又豊唯當長幼相告語畏法奉公斯可樂其樂而利其利爾其敬哉

戒賭文

友生某請曰生故家也先生嘗辱與先祖若父厚善生今崎嶔歷落可咲迺爾蓋有不齒之習多而傳為敘下今雖悔何及然猶時往來於心敢謁文示戒揭諸座右

得朝夕目在之可必改無過曩生大父叙家業完富以
慱為游朋徒從之直戲耳其慱也微及生之父家口益
落乃肆焉以慱為真其慱益甚其身益貧而終莫省悟
生今遭大亂出百窘無一瓦之庇一壠之植餅不宿舂
箱不貳襲然視乃父之慱又大甚焉鄉之賢人士不與
齒親戚不與齒久矣蓋方慱時日不覩山嶽之嶙峋耳
不節鐘鼓之高下身不知寒暑飢飽之御宜又烏有夫
所親所知禮文還往緩急酬應哉其不為人齒宜也不

惟不見齒又加怨隙焉夫今乃知愽之害而家亟而身如此將痛懲而力懲之惟得文以示警幸甚余聞生言既嘉其知悔能改又嘉其尚文悉書其悔辭而祝之曰人孰無過作妄爲過而懲其過而斬其妄君子所貴也昔周處能除三害史稱之後世以爲賢夫南山白虎沔水饞蛟生之力亦未如之何若夫爲鄉里之患生則素未嘗有所患者獨愽耳改之不難誠改焉脩身慎行讀書務業孰不稱生之賢乎然則生不賢於周處矣乎其

勉旃毋忽

殤解

御史王君子啟改廣西僉憲再調守蜀重慶州謫淮西
香泉監年過五十無後大懼不孝在監時洪武十二年
生一子不以被謫為不淑而深以有後為榮慶孩而名
之曰淮西奴十三年夏四月役滿抱嬰還鄉六月襁褓
得疾嘔泄死以檮易瓦棺堋于祖塋側伯父子與銘其
磚甓而子啟哀涕不已幾致子夏之過僕解之曰末三

月不成殤四月至七歲為無服之殤無服而哀踰時非禮也不能無哀而有節焉斯禮矣魏人東門吴年四十僅一子喪之而不憂曰吾嘗無子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夫子夏之喪明過於愛東門之不憂過於達皆不能以禮自制而子啟無是也則既幾於禮矣而僕尤欲解其哀者殤子出於晬試之後不得為無知昔顧況喪子非熊哀悼云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地下聞之泣訴冥官得復為

顧家兒三歲即具道其事嗚呼死生往復如履康莊庸詎知淮西奴不復作御史兒邪予故為政豈弟而神明所至能其官庸詎知天之報施善人不在是邪故曰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作殤解

海桑集卷十